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创作丛书

死亡之旅

美华

健龙科技传播贸易公司

死亡之旅

——骇人碎尸案写真



死亡之旅

作者	美 华
封面题字	陈如意
封面设计	刘 勤
出版发行	健龙科技传播贸易公司 L & C TECHNOLOGY AND TRADING TEL: (065)3333248, FAX: 3333247
印刷	金吕印务
版 次	2000年11月第一版
规 格	610 x 864 毫米 32开
国际书号	ISBN 981-04-2943-6
出版日期	2000年11月

定 价 S\$8 M\$18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蒙 艺术理事会 李氏基金会 赞助出版经费
谨致谢忱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创作丛书出版消息

- 重楼小诗（旧诗） ----- 方修（已出）
故辙与新图（杂文集） ----- 韩弓（已出）
未婚人（小说集） ----- 韩弓（已出）
银河可飞渡（诗集） ----- 适民（已出）
上海滩（随笔） ----- 大贝（已出）
适民诗选（诗集） ----- 适民（已出）
孙希文集（散文） ----- 孙希（即出）
柏斯布狄岛（小说） ----- 努山搭拉（即出）
追逐阳光的人（小说） ----- 风沙雁（将出）
那一丛夹竹桃（诗集） ----- 连奇（将出）
繁华集瓣（散文集） ----- 连奇（将出）
第二个六十篇（随笔） ----- 雨石（将出）
佟暖选集 ----- 佟暖（将出）
曲终人散（纪实小说） ----- 美华（将出）
跨世纪的审判（纪实小说） ----- 美华（将出）
是非集（杂论） ----- 长河（将出）
李贩鱼诗选 ----- 李贩鱼（将出）
从艺录（短论） ----- 林野（将出）
短篇小说集 ----- 李过（将出）
敢遣春温（杂文集） ----- 彼岸（将出）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研究丛书出版消息

- 新马文学史丛谈 ----- 方修编（已出）
阿都拉传 ----- 杨贵谊译（已出）
阿都拉游记 ----- 杨贵谊译（已出）
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学位论文） ----- 欧清池（即出）
英灵集 ----- 方修（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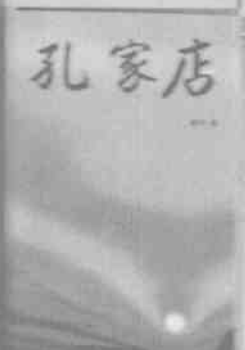
作者著作表

- (一) 《长夜随笔》上、下册（散文集·40万字）
1987年初版·1993年再版
- (二) 《窈窕淑女》（长篇小说·16万字）
1989年初版·1996年再版
- (三) 《卞大人》（短篇小说集）
1989年初版·1997年再版
- (四) 《突破》（长篇小说·19.5万字）
1993年初版·1996年再版
- (五) 《断情剪》（中篇小说集） 1993年初版
- (六) 《孔家店》（中、短篇小说集） 1993年初版
- (七) 《寂寞天涯路》（散文集） 1993年初版
- (八) 《中国之旅》（游记） 1995年初版
- (九) 《狮城记》（长篇小说·101万字） 2000年初版
- (十) 《死亡之旅》（长篇纪实小说·15万字）
2000年初版

关于作者

美华，原名陈美华，又名陈美和，祖籍广东省普宁市。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新加坡。六、七十年代开始文艺创作。这期间除写了《阿秋婚事》这部中篇小说外就是写些杂文和散文。这些杂文和散文后来都收录在《长夜随笔》（上、下册）中，凡四十万字。《阿秋婚事》则收入《断情剪》这个中篇小说集中。虽然作者从商，写作只是业余爱好；然而自八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大量创作，不时有作品面世。这期间的创作多集中在小说方面，有小小小说、短篇、中篇乃至长篇作品，此外也写些游记。

作者曾多次在征文比赛中获得奖项，它们包括：第一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游记征文比赛“徐霞客奖”、第一届宗乡文艺奖小说组第二名、第一届“城市文学奖”小说创作比赛第三名、第四届“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1988年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佳作奖、1994年度台湾颁发的“华文著述奖”以及第七届和第八届“海峡情”征文奖。



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近郊白人住宅区内的一座豪华别墅里住着一对年轻白人夫妇——洛尔·杰拉德乔治(32岁的酿酒厂化学工程师)及他的妻子维莎妮(30岁的养狗师)。这对白人夫妇是经过四年的爱情长跑之后才于1993年结为夫妇的。年轻夫妇经过长时间恋爱,又适新婚未久,自是万般恩爱。每天下班后,洛尔·杰拉德乔治即开车到相距不到三公里的维莎妮的工作地点,把她接回家,再帮着她一同动手做晚餐。然后,两人便甜甜蜜蜜地享受着双双动手做好的丰盛晚餐。

偶尔,他们也会到市内的餐馆享用各种不同风味的美味佳肴。

夜里,在富丽堂皇的别墅内,老公老婆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阅读、观赏电视或录像带。

“这世界可真是太美丽了。”

洛尔·杰拉德乔治兴奋地抚摸着维莎妮的秀发,以极低沉的声调说。热烈而温暖却略带潮湿的气,打从口腔中喷出,直射向维莎妮的耳垂。维莎妮感觉到一阵似难受又似舒适的感觉。

“啊哟,好痒、好痒。嘻、嘻、嘻。”她伸手摸摸刚刚让洛尔·杰拉德乔治暖气吹喷过的耳垂,忍不住“吃吃”地笑了,口中不

嘶喊道“好痒、好痒”。

“痒吗？”

洛尔·杰拉德乔治紧紧抱住维莎妮，张开双唇，将维莎妮的双唇紧密地封住。

电视节目正播放一个同性恋的故事，洛尔·杰拉德乔治跑上前去把电视机关掉了。

“为什么关掉电视？”维莎妮问。

“你不觉得同性恋很令人恶心吗？简直令人作呕。”

“是的，亲爱的。同性恋是很叫人恶心的！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而我们的孩子又是同性恋者，那将怎么办？”

维莎妮随即开口问道。

“很简单，与孩子断绝关系。”

“亲爱的，你真的会这么做吗？”

“为什么不呢？”

“我好害怕！”

维莎妮把头埋在洛尔·杰拉德乔治的肩膀上，不安地说。洋溢着极度的悲哀。

“有什么好怕的呢？”

“我怕……万一真的，我们的孩子是同性恋者，你真的和他们脱离了关系，那时候不知怎么办？”

“别傻了！老想这些干什么？为什么不想些开心的事？”

“对不起，亲爱的。是因为刚才偶然提到了这话题才引起伤感的，我们不再谈这话题就是了。”

一阵沉寂，似乎是无声胜有声。

“下星期二——3月7日，我们就将到新加坡去度假，你开心吗？”洛尔·杰拉德乔治突然问维莎妮。

“开心,当然开心。只是我的假期申请到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我十分担心去不成!”

“你别开玩笑,手续都办了,机票也订了,难道最后还取消旅程不成?”

“不能取消了,若是我拿不到假期,你自己一人也得去了。别忘了,你姐姐特莉莎急着拥有一台录像机,已经问过我们的行程好几次了。我们这里也缺少一部像样的音响系统和一个电话录音器,这次无论我去得了去不了,你总得去把这些电器买回来。我们这里实在不能买,太贵了!”

“嗯!”

洛尔·杰拉德乔治随口应了一声,不说什么。

二

一天一天地过去,维莎妮因申请假期迟迟没有获得批准而郁郁寡欢。最后是启程的时候了,维莎妮确定假期的申请还没有获准,只好失望地说:

“亲爱的,我不能与你同行,你自己保重吧。”

“真扫兴!”

“别这样,亲爱的。这次不能一同去,还可以再争取,以后一定有机会的。”

洛尔·杰拉德乔治不再说什么。在办完了登机手续之后,与维莎妮紧紧地相拥,显得难舍难分。

“乔治、乔治……”

“你姐姐特莉莎来了!”

相拥自然地松开。

洛尔·杰拉德乔治热情地迎上前与姐姐打招呼。

“我忘了你的起飞时间,是不是11点?”特莉莎问。

“是11点半。”

在旁的维莎妮接下去说。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早?”

“早一点好,从容一点。”洛尔·杰拉德乔治说。

“什么时候到新加坡?”特莉莎问。

“大约天亮时可以到达新加坡。”洛尔·杰拉德乔治回答

道。

特莉莎开始以一种长者的姿态抚摸了洛尔·杰拉德乔治的头，然后叮嘱这嘱咐那地交代一番。洛尔·杰拉德乔治和维莎妮都感到“姐姐过于罗嗦了。”

“放心吧，姐姐。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特莉莎“呵”地一声笑了。维莎妮也笑了。

接着维莎妮说：“到了新加坡，记得给我一个电话，告诉我你所住宿的酒店名字和房号。”

“我一到新加坡即刻给你挂长途电话，向你先报个平安。”

“你确定了回程的时间没有？”特莉莎关切地问。

“确定是3月11日。具体启航时间还不太肯定，该是上午9点钟吧？”

“今天是星期二……那是星期六……”特莉莎一面盘算着，一面喃喃自语似地说。

“维莎妮不能同去，我原本是不想去了。不过一切手续都已办好，机票也买妥了，就只好去了。单独一个人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真不是滋味，我真想提前回来。若不能提前回来，也绝不会超过预先确定的时间，一定在星期六准时回来。”

“那也好，时间短一点，免得我们挂心。”特莉莎附和着说。

登机时间到了，维莎妮和特莉莎送到“行人止步”的闸门口，维莎妮即与洛尔·杰拉德乔治紧紧热拥，然后才依依惜别地挥手告别。

三

洛尔·杰拉德乔治并没有按照与维莎妮所约定的许诺办事——到新加坡即挂长途电话回家。这使得维莎妮十分失望与不满！当特莉莎在第二天早晨8点钟，特地到维莎妮别墅来探听洛尔·杰拉德乔治的消息时，她不满地说：

“乔治真太不像话了！说好一到新加坡即给我电话的，可是，现在已经是早上8点钟了，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一出了家门即把家给忘了，真——真太令我失望了！”

“或许……因为飞机延误或当地交通堵塞，而致他不能准时给你来电话？不要怪他，等等看再说。”特莉莎安慰维莎妮道。

“我得上班去了，不能再等啦！”维莎妮回道。

“那就去吧，他或许知道你上班去了，打到你上班的地点去，也可能今晚再打到这里来？我也走了，晚上再说吧。”

维莎妮怀着牵挂不安的心情，一面工作一面盼望着接到来自远方的电话。然而，直到她下班回家，还是仅仅拥有牵挂与失望。

失望的心绪紧紧缠绕着维莎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严重。

日子——一天就像一年那么长久。五天的日子是足足把维莎妮折磨了五年，她不仅感到自己是渡过了长长的五年岁

月,也至少衰老了五年。

在这“五年”的漫长岁月里,与她共同痛苦地煎熬过的是洛尔·杰拉德乔治的胞姐特莉莎。特莉莎每天早上在维莎妮上班之前及每天傍晚维莎妮下班之后,总是到别墅里来嘘长问短,探问关于洛尔·杰拉德乔治的讯息,而结果总是一样——带着失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去!

3月11日星期六是第五天了,也即是洛尔·杰拉德乔治约定返回约翰内斯堡的日子。一大早,特莉莎即来到维莎妮的别墅。

“维莎妮,有乔治的消息吗?”

一见面,特莉莎即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嗨!不知他是怎么搞的!整整五天,什么信息也不给一个!”

“哎,就别再埋怨啦,反正他今天就回来了。待会儿同你一起到机场接他。”

“我查过了,飞机是傍晚抵达的。我早退半个小时,直接到机场去。”

“那么,我们就分别去,到机场再见吧。”

约翰内斯堡的机场在非洲大陆来说可算大的了,而且外观上也还算得上堂皇;然而,却一点也称不上热闹。机场内的抵达等候大厅,疏疏松松的,很容易便可以辨认出谁谁。

维莎妮与特莉莎几乎同时抵达等候大厅,彼此打过照面,差不多同时说出了下面的话:“飞机降落了。”

乘客看来不是太多;飞机降落后不到半个小时,所有乘客便已齐集大厅的行李认领处,等待认领各自的行李了。

这情景可使维莎妮和特莉莎怔住了!

“怎么不见洛尔·杰拉德乔治呢？”维莎妮和特莉莎同时在脑际中浮现出相同的一个问题。

旅客一个个领毕行李离去，最后只留下维莎妮和特莉莎两人了。她们彼此互望了一下，失望、无奈、疑惑、忧伤乃至失落，纵横交错，好似千头万绪，纠缠在一起的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怎么办呢？”

维莎妮丧魂落魄似地发出一句莫名的问话。这话问来也不全是无谓的，尽管受过高深教育，此刻的她确实是六神无主，不知应该怎么办了！

“我们回去吧！还能怎么办呢？”

特莉莎哀叹了一口气，消沉地说。

“等一等，我去查问一下。”

维莎妮突然有所醒悟似地振作了起来，急匆匆走到机场询问处去查问洛尔·杰拉德乔治是否曾经报名登机，特莉莎尾随着跟了过去。

柜台服务员告诉维莎妮，洛尔·杰拉德乔治原本是定了这次航班回程的，却没有在 72 小时前再确认座位，也没有在飞机起飞前办理手续登机。他没有乘搭本次航班回约翰内斯堡。服务员的回答虽然空洞无物，答了也等于没有答，却足以加深维莎妮和特莉莎的失落感和忧伤。她们只好无奈地离开。

在回家的途中，维莎妮消沉到了极点，好像什么大悲剧已经发生了，什么话也不说，整个思绪只有一个“乱”字。

倒还是特莉莎比较镇定些。她不断思索着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最后，她认为：发生悲剧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可能，只是现在弟媳处在那么忧伤的情绪中，怎么向她提起呢？于是，

与维莎妮道了别，径自回家去。

特莉莎回到家里不久，即接到了维莎妮的电话：

“特莉莎！我好害怕，我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大对，你呢？”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不过，我实在是十分担心的！”

特莉莎欲言又止，最后仅表达了她内心的感受。

“我想必须即刻向新加坡方面发出一份紧急的求救信件，寻求各有关方面协助寻找，你说好不好？”

“我想不妨这么做。”

特莉莎鼓励维莎妮向新加坡的各有关方面发函求救。

维莎妮于是立即草成一份求救函件，分别传真给南非驻新加坡最高专员公署、新加坡警署和医院、传媒，要求各有关部门代为寻访洛尔·杰拉德乔治的下落。

传真函件发出去了，算是办完了一件事，心里好像舒服了些。

然而，各有关方面迟迟没有回音；发出去的传真就如同石沉大海一般，真个叫维莎妮焦躁万分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乔治现在怎样了呢？”

不论是维莎妮抑或特莉莎，都不可能想象得到洛尔·杰拉德乔治此时的下落，也不可能想象得到他这时的情况。

实际上，或许此刻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洛尔·杰拉德乔治的下落。